立中能安，看开而行

高三（10）班 徐妍

自古以来，儒释道便屹立于历史的长河，三家争鸣，各自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在我看来，儒家之担当、佛家之放下、道家之看开，看似矛盾对立，实则互相补充，融合共生。立中能安，看开而行，才是人生打开的正确模式。

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是为立，即儒家的担起。担起何物？是鲁迅唤醒国民的文字，是屠呦呦向疟疾之疫发起的挑战，是袁隆平禾下乘凉的梦想······每一位有志之士，都应当带着责任上路，既是于己，也是为他物。于己时“穷”，则“独善其身”；于他物时“达”，则“兼济天下”。由小及大，这份责任的重量自然是因人而异。无论是春和景明之季，抑或是浊浪排空之时，“立”，即担起标榜自己姓名的那份责任，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最基本的要求。

担起了责任，也就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和胜负成败纠缠，被喜怒苦乐羁绊，此时需要“放下”，方得心安。

《法句经》中有言，“胜者生怨，负则生鄙。去胜负心，无诤自安。”是为安。放下成败的荣辱，了却执念，自能心安。所谓成败，不过一念清风明月，一念迷途知返，不论顺逆，超然物外。要有登高临远时的胸怀，亦要有如坠青云时愈穷愈坚的傲岸。所谓荣辱，不过一念浮华万千，终成过眼云烟；一念雪底苍松，终仍屹立千年。韩信从无名之卒的胯下而过，尝尽屈辱，千年之后，又是谁湮没于时光，谁被载之于史册？钱钟书不在乎名利，于创作中安心；樊锦诗放弃浮华，于敦煌中满足；······踏尽山水时未至，终期于尽时未亡，只有放下，放下过往的嘈杂，才能在摸爬滚打中静待花开，在烟火红尘中静赏烟花。

放下执念，自在而行，而看开而行，方能行稳致远。

依道而行，顺应规律，即道家的看开。这里的“道”即天理，即规律；把握天理，顺应规律，即看开。看开而行，此行才通往正确的方向。庖丁顺应牛的“天理”，得以游刃有余；郭橐驼顺应木的“天性”，木寿且孳也；苏轼顺应世事的“规律”，生命丰盈灵动······顺应天理，才能找寻到与万物共存的平衡点，而后借助外物的力量，成就自己的担当。我们终是漫漫长途中的旅人，“旅人应走向生命的群山，丈量峰壁上的青苔，以剩余的全部力气叩问山的真容。”此乃行的方向，是道家的“看开”的最终归宿——顺势而行，在践行真理的路上追寻真理，在追寻真理的路上完成担当。

当今社会波云诡谲，世界格局变化多端，我辈青年更应汲取先贤智慧，把握好人生之舵，纵使“两岸猿声啼不住”，只要立中能安，看开而行，终能“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